

中國

史湘雲與紅樓夢

紅樓夢中的史筆與絕筆

九達商行出版

中國

史湘雲與紅樓夢

紅樓夢中的史筆與絕筆

九達商行出版

史湘雲與紅樓夢

紅樓夢中的史筆與絕筆

目錄

史筆與秦可卿淫喪天香樓·····	01
史筆與皇冠·····	10
史筆與賈寶玉·····	15
史筆與林黛玉·····	21
史筆與獲麟·····	29
史筆與仕途經濟·····	36
史筆與臺灣·····	41
史筆與賈母·····	52
史筆與虜肉·····	58
史筆與虜血宴·····	65
史筆與青史醉眠·····	72
史筆之悲·····	83
史筆與林黛玉的血·····	91
史筆的婚嫁·····	93
史筆出閣後·····	94
史筆與姑爺的病·····	100
史筆守著病人·····	101
史筆立志守寡·····	102
歷史絕筆·····	103
參考書目與文獻·····	104

史筆與秦可卿淫喪天香樓

第十三回 崇禎皇帝死封壘進獄 吳三桂協理亡國府

吳三桂理喪亡國府 靈如海捐館揚州城

批語：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賈家後事二件，嫡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處？其事雖未漏，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靈山外史石書紀年：史筆：史遷大勢實應腐？春秋微意望千古？雪芹也來史筆學？紀年不敢秉刀斧？按靈鈞靈山憶語中有云：姑猜秦可卿，是靈鈞用史筆也。）

崇禎皇帝亡國生死窮通何處真？大明英明難遏是崇禎皇帝的精神。微密久藏李自成偏自露，崇禎皇帝托給吳三桂有關中國亡國幻夢的夢裏語驚人。

話說三桂姐兒自吳三桂送臺灣鬼魂往中國南方各朝廷京城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和平西伯兒說笑一回，就胡亂亡國睡了。

這日夜間，正和平西伯兒燈下擁爐倦繡，早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永平府豐潤何處（唐朝白行簡三夢記記載，西元 809 年唐元和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白居易與友人李十一在京城同遊慈恩寺，遊後在花間飲酒忽停杯道：微之當已抵梁州。因作題壁詩《同李十一醉憶元九》：「花時同辭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同時元微之在梁州作互夢與白、李二人同遊慈恩寺，夢醒作《梁州夢》：「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白、元二人詩中的梁州若換成煤山或山海關，故人若換成崇禎皇帝或吳三桂，則詩中意境與紅樓夢此處故事情節有相關之處。按崇禎慘史與順治過江等書記載崇禎皇帝曾托夢給吳三桂，教他向滿清借兵之夢，與秦可卿死時托夢給鳳姐的日期與內容頗為相似），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西伯兒已睡熟了。三桂姐方覺星眼微朦，恍惚只見崇禎皇帝氏的鬼魂從外走了進來，含笑說道：「嬌子好睡！我今日甲申三月十九日上吊自縊殉國晏駕飛昇不染朱明紅塵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嬌嬌，故來亡國別你一別。（第六十六回尤三姐的魂向柳湘蓮說：別你一別。）還有一件心願未了，非告訴嬌子，別人未必中用。」

三桂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願？你只管托我就是了。」（按古今中外用托夢、靈通方式探案因而成功破案的例子極多，其學理為何，值得深入研究。）崇禎皇帝氏道：「嬌嬌，你是個脂粉隊里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漢人束帶頂冠，吳三桂則薙髮留辮），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大明與滿清月滿則虧，臺灣東海水與滿清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大明朝廷赫赫揚揚，已將百載（明朝已二百七十六年。按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之句，並不是用來形容曹雪芹的家族，但若用來形容紅樓夢家事派、考證派、曹學派則十分恰當），一日倘或大滌子極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漢人朝廷亡國樹倒吳三桂猢猻亡國散』的俗語（樹象徵中國、朝廷，猢猻象徵中國人、朝臣、吳三桂，與曹寅無關。批語：樹倒猢猻散之

語，是崇禎皇帝托夢給吳三桂之語，康熙十七年時此語猶在鳳姐吳三桂之耳。自崇禎十七年到康熙十七年吳三桂反清造反事敗，屈指三十五年矣，吳三桂事敗時亡國哀哉傷哉，吳三桂回思崇禎皇帝亡國托夢的往事寧不痛殺。批語是書外的批書人代書內的鳳姐感懷鳳姐身世，並非批書人感懷自己身世。否則批書人就是吳三桂本人或其鬼魂了。按樹倒猢猻散賦爲宋朝厲德新所作，用來譏諷附勢秦檜的曹詠。把此語與曹寅拉上關係未免太牽強附會。按曹寅本人或其長房當家媳婦不可能是在高樓大廈上懸梁自縊、家事消亡首罪寧的秦可卿，曹雪芹不應該也不可能如此侮辱自己先祖與親人。妙！此句爲家事派、考證派、曹學派者當頭棒喝，誰曰不宜），豈不虛稱了鄭世藩與吳世璠一世的詩書舊族了！」三桂姐聽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大滌子極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永昌帝與永曆朝無虞？」崇禎皇帝氏冷笑道：「孀子好癡也！大滌子極否極泰來，榮辱自古自李自成起到大周、明鄭週而復始（燒餅歌：周天下有重複），豈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於榮時籌華下將來衰時的鄭世藩與吳世璠的世業，亦可謂常保永昌帝與永曆朝永全了。即如今日諸事都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日後可保永昌帝與永曆朝永全了。」

三桂姐便問何事。崇禎皇帝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槍桿子錢糧。第二，朝廷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亡國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福王、桂王、與貴州吳三桂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莊烈帝與田弘遇田莊、朝廷皇宮防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李自成此處，將朝廷亦設於此。合同中國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朝廷掌管這一年的地畝、槍桿子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大周朝與明鄭朝週流，又無爭競，亦不有典賣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皇帝官，這祭祀產業，連皇帝官也不入的。便亡國敗落下來，子孫回朝廷讀詔書奏書作皇帝務農，也有個退步（第五回須要退步抽身早），永昌帝與永曆朝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爲中華榮華不絕，不思念祖宗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死事（喜事指建立大觀園，包括大明、大順、南明、明鄭、大周等五朝的建立），真是莊烈帝與李自成烈火烹油、鮮華著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繁多的中華朝代瞬間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必亡國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爲後慮，臨期只恐後悔無益了。（崇禎皇帝鬼魂爲所有後世的漢人朝代痛下針砭）」三桂姐忙問：「有何死事？」崇禎皇帝氏道：「亡國天機不可洩漏。只是我與孀子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記著。」因念道：「南明三朝去後諸漢人政權盡，李自成各自須尋各自的空門與墮門」。三桂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門上傳事雲南雲板連叩四下（甲申三月十九日寅正，早上四點正。崇禎皇帝在北京城煤山（景山、萬歲山）壽皇亭槐樹（海棠樹、松樹）上自縊死。寅字如此寫法，避崇禎皇帝自縊死之諱，與曹寅無關），正是亡國喪音，將三桂姐驚醒。人回：「亡府軍戎大奶奶亡國沒了！」三桂姐聞聽，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崇禎皇帝托夢給吳三桂，教他向滿清借兵的夢，發生在甲申四月上旬。見許慕義：崇禎慘史。）

彼時大順朝與亡明合朝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批語：九個字寫盡天香樓事，是不寫文寫。此處合家指大順朝廷與亡明朝廷合二爲一、大順朝人與亡明朝人合而爲一。按秦可卿得重病而死，是常情常理，有何罕可納？又有何事可疑？可見必有可罕可疑之處，用此九字便是不寫之寫之史筆。）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大順朝，平一輩的想他素日與滿清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中國國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李自成與吳桂貧惜賤、慈老愛幼王承恩之恩，莫不亡國悲嘆痛哭者。

閑言少敘，卻說傳國璽因近日臺灣鬼魂回去（指隨著漢人政權南遷到中國南方各朝京都，回去亦指回到出生地鄭臺灣），剩得李自成自己孤棲（黛玉回去是在李自成覆亡之後。在弘光帝即位前，漢人沒有了皇帝，故寶玉孤棲），也不和人頑耍，每到晚間，便索然亡國睡了。如今從中國興亡夢中聽見說崇禎皇帝氏亡國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聲，噴出一口血來。（按一刀與李自成目上一刀一戊丁有關。第四十七回描寫薛蟠喝麟水，只聽哇的一聲，把方才吃的東面都吐了出來。按有關張友士或薛蟠的龍陽之興、同性戀、禽你爹之描寫、見第九回、第十回、第四十七回、第七十五回。第十回張友士姦污了剛自經或命已危殆的秦可卿，此處則暗示張友士在秦可卿的胸口心上戳了一刀，但這一刀正戳在秦可卿配掛在胸口位置的傳國璽上，使秦可卿的血自口中或刀口處噴出而不能歸經，因而導至秦氏的死亡，也連帶使寶玉受創而吐血，所吐之血即秦可卿的血。此即第十回中所謂張友士能「斷人生死」的隱情。第八十二回寶玉拿一把小刀子在胸口一劃，只見鮮血直流的情節，與寶玉踢襲人使襲人吐血、龍袍上面沾了血的情節，均與此處寶玉吐血有關。黛玉吃藥亦哇的一聲吐出。習題：張友士為秦可卿診脈時，上吊自經的秦可卿是已死還是奄奄一息的仍活著？若已死則何需再戮上一刀？寶玉只是一塊石頭或傳國璽，為什麼會噴出一口血來？噴出來的血究竟是崇禎皇帝、永曆帝、還是洪化帝的血？試問誰是弑君者？）龍袍等慌慌忙忙來攙扶，問是怎麼樣，又要回中國歷史之母來請大夫。傳國璽笑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李自成急火攻秦可卿心，鄭經自經血不歸經。」說著便爬起來，改朝換代要衣服換了，來見中國歷史之母，即時要過去。龍袍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只是由他罷了。中國歷史之母見他要去，因說：「才亡國嘅氣的人，那里不乾淨。二則亡國夜里清虜入侵風大（按故事發生在臘月二日，但實際是甲申三月十九日），等明早南明、雲南昆明與明鄭朝再去不遲。」傳國璽那里肯依。中國歷史之母命人備車，多派跟從人役，擁護前來。

一直到了亡國府前，只見府門洞開，兩邊燈籠照如白晝，亂烘烘人來人往，紫禁城里面亡國哭聲搖山振岳。傳國璽下了車，忙忙奔至北京城皇宮施茶庵停靈之室，亡國痛哭一番。然後見過陳圓圓氏。誰知陳圓圓氏正犯了胃疼舊疾，睡在床上。（舊字妙！言陳圓圓有淫慾舊疾。陳圓圓最近因和李自成淫慾過度，故又犯了往日胃氣疼舊疾。批語：非此何以出阿鳳，即指非此何以出吳三桂的衝冠一怒為紅顏，以至造成了中國政權滿漢易主！按紅樓夢全書寫成的主要動機之一，就是因為李自成姦污了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正照了風月寶鑑，致使吳三桂作了剩忘八，因而衝冠一怒為紅顏。吳三桂在討李賊檄文中痛罵李自成為狗子，坐實了賈瑞與薛蟠是癩狗、驕狗、畜生、癩蛤蟆、不是人等等的稱謂。後回描寫尤氏先報了產假，然後獨艷理親喪，然後尤二姐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下來了，則暗示陳圓圓先已懷了崇禎皇帝、或吳三桂、或李自成的胎，然後有了胃氣疼的病，最後是吃了胡太醫李自成的藥而流產。已成形的男胎則暗示是李自成的胎。這件事發生在李自成在北京城時期。從醫學觀點來看，胎兒四十天尚難分辨出男女，而李自成在北京城共四十一天。）然後又出來見李自成。彼時明代儒、賈代修、賈敕、賈效、賈敦、吳三桂、漢人政、賈琮（此處有賈琮，卻無賈瑚與賈璉）、賈璠、賈珩、賈珖、賈琛、賈瓊、賈璘、萬里長城、賈葛、賈菱、開疆闢土、李自成、賈葵、賈萍、賈藻、賈衡、賈芬、賈芳、王者之香、賈軍、賈旨等都來了。（不見賈璉何故？按賈璉此時在山海關。上回末尾賈璉從北京城送黛玉回南是在大順朝覆亡之後。此回賈璉在北京城為秦可卿辦喪事，賈璉並不在北京城，也還沒有送黛玉回南，而是在山海關。）李自成亡國哭的淚人一般，正和明代儒等說道：「合朝大小，遠近親友，誰不

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明朝長房朝廷內亡國絕滅無人了。」說著，又亡國哭起來。眾人忙勸道：「人已自縊殉國辭世，亡國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李自成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了！」

正說著，只見漢霸業、李自成政權終、並陳圓圓氏的幾個眷屬（批語：伏後文。按後文主要指第六十三回到第六十九回有關尤氏與其眷屬尤二姐、尤三姐、尤老娘、賈珍、賈璉、柳湘蓮的故事。後文發生的時間與地點就在此時此地。故事是被分割出去，延後再敘述的）、陳圓圓氏姊妹也都來了。李自成便命賈璉、賈琛、賈璘、萬里長城四個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擇準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單八眾禪僧在皇宮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洪化帝後化諸魂，以免亡國亡者自縊之罪。另設一壇于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業醮。然後停靈於北京城皇宮中，靈前另有五十眾高僧、五十眾高道，對壇按七作好事。那崇禎皇帝聞得李自成長孫媳崇禎皇帝死了，因李自成來了自為早晚就要亡國飛昇，如何肯又回朝廷染了朱明紅塵，將鄭成功前功盡棄呢，因此並不在意，只憑李自成料理。

李自成見父親不管，亦發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杉木板用折字與諧音法是十三林木、十三陵墓）皆不中用。可巧李自成來弔問，因見李自成尋好板，便說道：「我們（我們指賈珍與薛蟠二人是同一人）昌平縣錦屏山或天壽山明十三陵墓殿里有一副田妃墳棺材板（崇禎十五年因皇五子死，田妃悲傷致疾而死，於崇禎十七年二月下葬於田妃墳），叫作什麼牆墓（牆木折字為十三林木。牆木即牆墓，見圖影），出在皇海鐵網山上（第二十六回馮紫英曾到鐵網山打圍，指李自成曾火燒昌平皇陵與攻打山海關。與鐵圍山、鐵門檻、皇陵有關），作了棺材，萬年不壞。（此牆墓是用八寸厚的石塊、磚頭、泥土砌成，萬年不壞，竟比埃及六、七千年不壞之金字塔石墓更堅固。）這還是當年先父崇禎皇帝帶來，原係縊終（義忠指縊終、自縊而終。崇禎皇帝諡毅宗）崇禎皇帝親王老千歲田妃要的，因他壞了崇禎皇帝萬年不壞之事（田妃、田弘遇、陳圓圓、崇禎皇帝皆有關連），就不曾拿去。現在還封在田妃墳地宮殿內（妙！李自成開的店即大順朝宮殿是墓殿），也沒有人出價敢買。你若要，就抬來罷了。（妙！李自成想把明十三陵田妃墳抬來。）」李自成聽了，喜之不禁，即命人抬來。（妙！真抬來了！）大家看時，只見幫底墓牆皆厚八寸（禮記：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棨四寸，暗示秦可卿的棺木是皇帝的棺木），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璫如金玉。（按田妃墳地宮長十三丈五尺、寬一丈、深三丈五尺，前層為三間享殿，後層大殿有九間，中有石床，高一尺五寸，寬一丈。中置崇禎皇帝棺槨，周皇后與田妃棺分置左右。第五回描寫妙玉是金玉質，即指建造妙玉、廟宇、宗廟、太廟、天壇的材料與建造皇帝陵墓與地宮的材料牆木相同，都是厚皆八寸的好板、玉石、牆、木，以手叩之，玎璫如金玉），大家都奇異稱讚。李自成笑問：「價值幾何？」李自成笑道：「拿一千兩槍桿子銀子來，只怕也沒處買去。什麼價不價，賞趙一桂他們幾兩工錢就是了。（妙！不過儘我所有罷了！按崇禎皇帝與周皇后屍體由昌平府鄉紳趙一桂、孫毓祉、白紳、劉汝樸、王政行等十人出銅制老錢三萬四千葬於田妃墳，李自成卻一毛不拔。）」李自成聽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鋸糊漆。漢人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朱由檢檢以上等十三陵墓也就是了。（杉木用折字與諧音法為十三林木，即十三陵墓。批語：政老有深意存焉。第十一回賈瑞身上已木了半邊。）」此時，李自成恨不能代崇禎皇帝氏亡國之死，這話如何肯聽。

因忽又聽得崇禎皇帝氏之丫鬟明喚太監王承恩者（瑞珠之名與被誅殺而死之人有關，也與周

皇后自縊死有關），見崇禎皇帝氏亡國死了，他也亡國觸柱而亡。（王承恩隨崇禎皇帝在煤山面對面上吊自縊。周皇后與袁貴妃在皇宮自縊死，崇禎皇帝在宮中曾殺死昭仁公主，並砍斷長平公主左臂。）此事可罕，中國漢族合族中人都都稱嘆。李自成遂以孫女之禮斂殯，一併停靈於北京城皇宮中之施茶庵。小丫鬟名費貴貞者，因見崇禎皇帝氏身無所出，乃甘心願為義女，暫任捧喪駕靈之任。李自成喜之不禁，即時傳下：「從此皆呼費貴貞為小姐。」那費貴貞按未嫁女亡國之喪，在靈前哀哀欲絕。（義女、未嫁，亦可指縊女、未曾娶妻、隨崇禎皇帝上吊自縊的太監王承恩。與寶珠有關。）於是，中國漢族合族人丁並朝廷下諸人，都各遵故明亡國舊制行事，李自成自不敢紊亂。

李自成因想著軍戎不過是個贅門監，鄭經靈幡經榜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李自成分心下甚不自在。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甲申三月二十二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相李自成大權（戴權，大權、代權），先備了祭禮遣人抬來，次後坐了大轎，打傘鳴鑼（第十四回北靜王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戴權就是北靜王），親來上祭。李自成忙接著，讓至逗封軒（賈官署爵處）獻茶。李自成心中打算定了主意，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軍戎謁個李自成前程的話。李自成大權會意，因笑道：「想是為弘光帝亡國喪禮上風光些。」李自成忙笑道：「老內相所見不差。（妙！大順朝剛建立就有老太監了，言大順朝廷已老朽將亡。）」李自成大權道：「事倒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兩員（龍禁尉、龍進位、壘禁衛、壘進獄、壘禁御，含義有如皇陵之兵馬俑。賈蓉是兵馬俑的化身則十分恰當。按秦可卿已死，豈能封賈蓉龍禁尉之美缺？故回目所云秦可卿死封龍禁尉，應指秦可卿的屍體被封在田妃墳的墳壘里進入地獄。龍禁尉也可作龍進位，指崇禎皇帝死後諡為大明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皇帝，墓碑題為莊烈愍皇帝，廟號思宗。南明追諡為思宗烈皇帝，後改毅宗。順治諡為懷宗端皇帝。乾隆諡為莊烈帝），昨兒襄陽侯的兄帝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槍桿子銀子，送到我大順朝里。你知道，咱們都是老相與，不拘怎麼樣，看著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還剩了一個缺，誰知大順永昌帝新節度使馮胖子李自成（馮淵、馮紫英、馮胖子皆是李自成。永昌亦作永興、永安）來求，要與他孩子謁，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咱們李自成的孩子要謁，快寫個永曆帝履歷來。」李自成老相與聽說，忙吩咐：「快命大順朝廷里人恭敬寫了大爺與永曆帝的履歷來。」小廝不敢怠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張朱明紅紙來與李自成。李自成看了，忙送與李自成大權。李自成大權看時，上面寫道：江南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軍戎，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節度使為唐制，明、清時無此官名。李自成的前朝恢復了節度使的官名，相當於巡撫），世襲一等神威將軍吳三桂。祖，乙卯（丙辰）科進士崇禎皇帝。（崇禎元年為戊辰年。按吳克岐犬窩譚紅云，其在四象橋南舊貨攤所購之紅樓夢殘抄本字句正是：祖，戊辰科進士賈敬。真是令人驚歎。難道吳克岐之殘抄本之改稿人瞭解更多紅樓夢的隱微？為什麼要在乙卯、丙辰、戊辰年上作改動？）父，鄭世藩與吳世璠世襲龍衣莊烈帝三品爵威烈將軍李自成。李自成大權看了，回手便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說道：「回來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那永曆帝履歷填上，明兒南明、雲南昆明與明鄭朝我來兌槍桿子銀子送去。」小廝答應了，李自成大權也就告辭了。李自成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李自成因問：「槍桿子銀子還是我到部兌？還是一併送入老內相王府中？」李自成大權道：「若到大順朝部里，你又吃虧了。不如平准一千二百兩槍桿子銀子，送到我大順朝就完了。」李自成感謝不盡，只說：「待滿清服滿後，親帶李自成小犬到府叩謝罷。」【戴權李自成大權在驕內躬身笑道：「你我大順朝通家之好，這也是令郎有福王

與洪化帝福氣造化，偏偏遇得這門巧。」說畢，】於是作別。

接著，便又聽喝道之聲，原來是忠靖（史盡、歷史終了）侯歷史定鼎的史鼎夫人【帶著姪女史筆（史筆出現象徵一個朝代覆亡時，寫歷史的人來了，他為明朝亡國的歷史來寫下史筆與絕筆。此處指明朝已亡，而大順朝不久亦將亡。書中凡史湘雲出現，象徵麒麟出現，也就是某一朝廷覆亡而新的朝廷出現。他為覆亡的朝廷寫下史筆與絕筆，有如孔子寫春秋絕筆於獲麟。按書中史大姑娘指大明成南明歷史或正史；小史、史小姐、小史侯則指大順朝、大周朝與明鄭朝的偏史、庶史，旁史、小史）】來了。（批語：史小姐湘雲消息也。）王夫人、陳圓圓夫人、三桂姐等剛迎入上皇宮，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指吳三桂的錦州、寧遠、山海關）吳三桂三家祭禮擺在靈前。少時，三家下轎，漢人政等忙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來我去，也不能勝數。只從甲申三月十九日到五月八日這四十九日，亡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來人往（白漫漫指吳三桂尚白色，例如慟哭六軍俱縞素，在山海關大戰時肩纏白布條，三藩造反時衣冠旗幟尚白色），華簇簇大順皇帝官去滿清皇帝官來。

李自成命軍戎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大順永昌朝與亡明極樂世界天朝誥授漢人門崇禎皇帝氏皇宮人之靈位」。北京城皇宮的臨街大門洞開，旋在兩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齊。更有兩面朱紅銷金大字牌對豎在門外，上面大書：「防護內朝廷紫禁城紫禁道皇帝御前侍衛龍禁尉（指賈蓉是皇帝的御林軍、軍隊）」對面高起著宣壇，僧道對壇榜文，榜上大書：「故明、鄭世藩與吳世璠世襲龍衣亡國公豕孫婦、防護內朝廷御前侍衛龍禁尉漢人門崇禎皇帝氏皇宮人之喪。四大部洲中國至中之地、奉天玉和尚大順永昌朝、永曆朝、臺灣承天府永運太平之國。（大至中若用大正至中或大中至正則更妙。第十三回批語：奇文。若明指明朝、大順、南明、明鄭、大周朝一朝明似若西遊之套，故曰中國明朝、大順、南明、明鄭、大周朝至中之地，不待言可知是弘光帝光天洪化帝化日仁風德雨之下矣。不亡明朝、大順、南明、明鄭、大周朝國明更妙，可知是堯街舜巷衣冠禮義之國矣。直與第一回呼應相接。所謂『不亡國』、『不亡國名』指中國、不會滅亡之國、中國雖亡國名依舊存在，指大順朝是大明覆亡後的不亡國，南明是大順朝覆亡後的不亡國，大周朝是南明覆亡後的不亡國，明鄭朝是南明、大周覆亡後的不亡國。故中國亡國後必有繼起的朝代，而中國的國名依舊存在，被繼起的朝代照用。這些繼起的朝代國名是不亡國，其實仍是中國。故不亡國是中國，中國是不亡國。論語：其後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批語中的光天化日、仁風德雨、堯街舜巷、衣冠禮義之國均指中國。此外書中的仁清巷、兆年不易之朝、永治太平之國等亦指中國。四大部洲中的東勝神洲指鄭成功、鄭經、鄭克塽的東都、東寧、臺灣，西牛賀洲指李自成的西安、陝西，南瞻部洲指吳三桂的雲南、湖南。洲周同音。）」總理亡國虛無寂靜教門李自成僧錄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三一教門吳三桂道錄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大順朝朝天叩李自成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鄭成功功曹等神，清聖祖聖恩普錫，神威遠鎮，四十九日消崇禎皇帝災洗李自成孽，平安州山海關、安平鎮、大陸與臺灣東海水、平安水陸道場（災孽指李自成在北京城四十一天燒殺淫擄之災孽）」諸如等語，餘者亦不消煩記。（本回描寫秦可卿淫喪天香樓、李自成為秦可卿選用了明十三陵萬年不壞的牆墓作棺材、捐官死封龍禁尉、等等諸事。下回則描寫迎靈、伴宿、摔喪駕靈、送殯、等等諸事。第六十四回再回溯描寫賈敬死後擇於甲申四月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至未申時方到、將靈柩停放在正堂之內。按書中賈敬即秦可卿。第六十四回批語：一回緊接崇禎皇帝靈柩進明十三陵地宮，原當鋪敘亡明朝廷喪儀之盛，但上回第十

三回崇禎皇帝自經亡國病故，三桂理亡國喪，已描寫殆盡，若仍極力寫去，不過加倍熱鬧而已，故書中於迎靈送殯極忙亂處，卻只閑閑數筆帶過。按崇禎皇帝喪儀並無以上所描寫的盛況。甲申三月二十二日，太監在煤山發現崇禎皇帝屍體，先把屍體與周皇后屍體放在施茶庵內，再放入兩口柳木棺內，分別漆成紅色與黑色。為皇帝換上翼善冠、袞玉、滲金靴，也為皇后換上袍帶。祭禮僅太子、永、定二王，及前朝官員二、三十人參與。四月三日發引，送行出東華門時只有太子與永、定二王，百官無一人執紼。據順天府昌平州署吏目事兼省祭官趙一桂記載：「為開墳事，仰昌平州官吏即動官銀僱夫，速開田妃墳，安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帝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勿違時刻，未便。」……督修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始見墳宮石門。……初四日申時，候故主靈到，即停於祭棚內，陳豬羊金銀紙紮祭品，同舉哀祭奠下葬。卑職親領夫役入墳宮內，即將田妃移於石床之左，後請崇禎先帝之棺居正中。田妃葬於無事之時，棺槨俱備，監葬官與卑職見故主有棺無槨，遂將田妃之槨移而用之。三棺之前各設香案祭品畢，卑職親手將萬年燈點起，遂將二座石門關閉。……至初六日，率捐葬鄉耆等祭奠，號泣逾時方止。卑職差人傳附近山口地方撥夫百名，各備掀掘筐擔，昇土築完。後來朱彝尊記載：思陵葬日，仁和龔光祿佳育流寓昌平。地宮例書某帝之陵，合以石塊，奉安於梓宮之前，時倉卒不及礱石，以磚代之，鈐之以鐵，乃光祿所書也。光祿嘗為予言：墳始開，入石門，地基濕，其中衣被等物多黝黑，被止一面是錦繡，餘皆以布。長明燈油僅二、三寸，缸底皆水。其金銀器皆以鉛銅充之。當時中官破冒，良可憾也。）

只是李自成雖然此時心意滿足，但紫禁城里面陳圓圓氏又犯了舊疾（又字與舊字妙！是指胃氣疼舊疾，起因陳圓圓與李自成原來就有淫慾舊疾，近因陳圓圓與李自成淫欲過度又犯了舊疾。妙！非此何以起吳三桂的衝冠一怒為紅顏），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怕人笑話，因此李自成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時，因傳國璽在側（按傳國璽正掛在賈朕李自成的身上，故曰在側），問道：「事事都算安貼了，大哥哥還愁什麼？」李自成見問，便將北京城朝廷里面無人才的話說了出來。傳國璽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這甲申四月到五月一個月的事，管必妥當。」李自成忙問：「是誰？」傳國璽見座間還有許多滿清親（清）友，不便明言南明、雲南昆明與明鄭朝，走至李自成耳邊說了兩句。李自成聽了，喜不自禁，連忙起身笑道：「果然安貼，如今就去山海關。」說著拉了傳國璽，辭了眾人，便往上海關里來。

可巧這日甲申四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三日）非鄭經正經日期，親（清）友來的少，山海關里面不過幾位近親（清）堂客，陳圓圓夫人（陳圓圓的精魂在山海關出現。一說李自成挾持陳圓圓到山海關時被釋放）、王夫人、三桂姐並中國漢滿合族中的內眷在山海關或永平陪坐。有人報說：「李自成大爺攻打到山海關或永平議和來了。」嚇的眾婆娘唵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獨三桂姐款款站了起來。李自成此時也有些與陳圓圓相同的胃氣疼與亡國病症在身，二則在山海關大戰大敗過於悲痛了，因拄了拐躂了進來。（拄拐暗示李自成已挨了打。第十四回來遲的人挨了打。第四十七回薛蟠挨了打。）陳圓圓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事多包括照風月寶鑑、胃氣疼、山海關大戰失敗），該歇歇才是，又進山海關或永平來做什麼？（又字暗示山海關大戰已結束，李自成已大敗，被吳三桂拉出去打了二十大板、還要進來叩謝，見第十四回。此處先敘拄了拐來永平求和。山海關大戰在甲申四月二十二日，永平議和在四月二十三日。下面再回敘山海關大戰，是用時光倒流法。）」李自成一面扶拐，扎掙著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第十二回

賈瑞蹲在臺磯下等著被澆尿糞)。陳圓圓夫人等忙叫傳國璽攙住，命人挪椅子來與他坐。李自成斷不肯坐，因勉強陪笑道：「侄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懇求二位嬌嬌並大妹妹。」陳圓圓夫人等忙問：「什麼事？」李自成忙笑道：「嬌嬌自然知道我李自成，如今孫子媳婦崇禎皇帝亡國沒了，侄兒媳婦陳圓圓偏又亡國病倒，我看北京城里頭李自成著實不成個體統。怎麼屈尊大妹妹一個月（從甲申四月二十二日山海關大戰算起到五月二十一日），在山海關、北京城、真定這里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李自成向吳三桂求降、求和之意。）」陳圓圓夫人笑道：「原來爲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山海關二嬌子家，只和你二嬌子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家，何曾經過鄭經這樣事？倘或料理不清清虜，反叫人笑話。倒是再煩別人好。」李自成笑道：「嬌子思念思宗的意思侄兒猜著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我包管必料理的開，便是錯一點兒，別人看著還是不錯的。從小兒大妹妹玩笑著，就有殺伐決斷。如今出了閨，又在那山海關府里辦事，越發歷練的比永曆帝、李自成與鄭成功老成了。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了。嬌嬌不看侄兒、侄兒媳婦的分上，只看爲亡國死了的君父，崇禎皇帝與吳襄，復仇的分上罷！（第六十九回賈璉要爲死了的尤二姐報仇）」說著滾下亡國淚來。

王夫人心中的怕的是三桂姐兒未經過鄭經亡國喪事，怕他料理不清清虜，惹人笑話。今見李自成苦苦的說到田弘遇這步田地，心中已活了幾分，卻又眼看著三桂姐出神。那三桂姐素日最喜攬事辦，好賣弄才幹，雖然在亡國時當國當家妥當，也因未辦過亡國婚喪大事，恐中國人還不服（服亦作伏。服，指吳三桂爲家孝、國孝、亡國孝服喪，亦指吳三桂薙髮留辮、改變衣冠禮制），巴不得遇見這事。今日見李自成如此一來。他心中早已歡喜。先見王夫人不允，後見李自成說的情真，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哥說的這麼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的道：「你可能麼？」三桂姐道：「有什麼不能的！海外臺灣外面的大事大哥哥已經鄭經料理清了清虜，不過是大陸與北京城與山海關里頭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道的，問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的有理，便不作聲。李自成見三桂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北京城與山海關這里先與妹妹行禮，等大順朝亡國事完了（完了、事完了、完了此事、完了事了、好了、死了、走罷、快走罷、散了罷、等等，均指某一朝代覆亡），我再到那山海關關里去謝。」說著，就作揖下去，三桂姐兒還禮不迭。（數個里字亦暗示山海關關城與北京城皇城內紫禁城的大小，是里或村里的大小。按山海關關城爲方形，周長八里，每邊邊長二里。並有東羅城、西羅城、南翼城、北翼城等附屬的方形建築群，因此也是會方園、匯方園、或會芳園。一里合 0.576 公里。）

李自成便忙向袖中取了亡國府一字長蛇陣對排出來（對牌即對排，指兩方軍隊面對面的列陣排隊打仗。李自成約二十萬的農民軍在石河以西北山到海以一字長蛇陣，面向東朝著山海關的西羅城門，吳三桂的關寧鐵騎與阿濟格、多鐸的滿州兵共約十萬則面向西列陣，形成兩邊峙立或兩行峙立的對排），命傳國璽送與三桂姐。又說：「妹妹愛怎麼樣就怎樣，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李自成省槍桿子，只要把李自成打得好看爲上。二則也要同那吳三桂山海關里一樣待人才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吳三桂。只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三桂姐在山海關不敢就接排打仗，只看著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哥哥既這麼說，你就照看照看罷了，只是別爲李自成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哥、嫂子要緊。」傳國璽早向李自成手裏接過對排來，強遞與三桂姐了。又問：「妹妹還是住在山海關這里，還是天天來北京城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了。不如我山海關這里趕著收拾出一個石河以西打仗的院落來，妹妹住過甲申四月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這幾日倒安穩。」三桂姐笑道：「不用。山海關那遼邊（邊指邊界、遼邊、關東、關內外）也離不得我，倒是天天來和你打仗的好。」李自成聽說，只得罷了。然後又說了一回閑話，方才出去。

一時，女眷亡國散後，王夫人因問三桂姐：「你今兒甲申四月二十一日怎麼樣？」三桂姐兒道：「太太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個薙髮留辮的頭緒來（妙極！鳳姐所理出的頭緒將牽動中國千萬年的政局也），才回去得北京城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陳圓圓夫人等回去，不在話下。

山海關這裡，三桂姐兒在甲申四月二十二日早晨來至山海關歡喜嶺威遠台三間一所抱廈內坐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第二件，事無專執，臨期推委。第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第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中國國人豪縱，有臉者不服鈐束，李自成無臉者不能上進。（第十二回賈瑞臊的無地可入，第四十七回薛蟠被打得面目腫破、沒頭沒臉。）此五件實是中國亡國府中風俗。（批語：漢人舊族後輩受此五病者頗多，余漢人皇帝家更甚。三十年事見書於三十年後……讀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聲大哭。三十年前作書人在何處耶？按余即失國的傳國璽，批語即傳國璽的自譬。批書者即各漢族亡國皇帝曾佩帶過的傳國璽自己本人。）不知三桂姐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李自成的金紫萬千誰治中國？吳三桂穿龍袍帶皇冠的裙釵一二可齊朝廷。（總之，吳三桂一人正處在中國歷史千鈞一髮、最關鍵的時刻。所謂牽一頭緒動全局。）

史筆與皇冠

第二十回 吳三桂正言彈吳三桂妒意 臺灣鬼魂俏語諺嬌音

話說傳國璽在臺灣鬼魂宮中說「耗子精」，皇冠撞來，諷刺傳國璽元宵不知「臺灣綠蠟」之典，三人正在宮中互相譏刺取笑。那傳國璽正恐臺灣鬼魂飯後亡國貪眠，一時存了食，或亡國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幸而皇冠走來，大家談笑，那臺灣鬼魂方不欲亡國睡，李自成自己才放了心。忽聽他宮中嚷起來，大家側耳聽了一聽，臺灣鬼魂先笑道：「這是你李自成禮教媽媽和龍袍叫嚷呢。那龍袍也罷了，你媽媽再要認真排場他，可見老背晦了。」

傳國璽忙要趕過來，皇冠忙一把拉住道：「你別和你媽媽吵才是，他李自成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爲是。」傳國璽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自成禮教嬭嬭拄著拐棍（李自成在山海關挨了打，故拄了拐棍。第十三回賈珍拄了拐。李自成逃回北京城在甲申四月二十六日），在當地罵龍袍：「忘了本的小娼婦！我抬舉起你龍袍來，這會子我逃回北京城來了，你龍袍大模大樣的躺在炕上，見我山海關打敗仗逃回北京城來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妝狐媚子哄傳國璽，哄的傳國璽不理我李自成，聽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幾兩李自成臭槍桿子銀子買來的毛絨絨的龍袍丫頭，這宮里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李自成小子，看你還妖精似的哄傳國璽不哄！」龍袍先只道李自成禮教嬭嬭不過爲他躺著生氣，少不得分辯說：「大順朝亡國病了，才出汗，蒙著頭，原沒看見你李自成皇帝老人家。」等語。後來只管聽他說「哄傳國璽」、「妝狐媚」，又說「配李自成小子」等，由不得又愧又委屈，禁不住亡國哭起來。

傳國璽雖聽了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龍袍分辯「大順朝廷亡國病了」、「吃救國救亡藥」等話，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丫頭們。」李自成禮教嬭嬭聽了這話，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只護著那起狐狸（晴雯是狐狸精，襲人是狐媚子），那裏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幫著你呢，誰不是龍袍拿下李自成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中國歷史老太太、太太跟前講。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吃不著奶了，把我丟在一旁，逞著丫頭們要我的強。」一面說，一面也亡國哭起來。彼時，臺灣鬼魂、皇冠等也走過來勸說：「媽媽，你皇帝老人家擔待他們一點子就完了。」李自成禮教嬭嬭見他二人來了，便拉住訴委屈，將當日吃茶、祭血出去與昨日酥酪等事，嘮嘮叨叨說個滿清不清。

可巧三桂姐正在山海關上防算完大戰的輸贏帳，聽得後面一片聲嚷動，便知是李自成禮教嬭嬭亡國老病發了，排揎傳國璽的人。正值他李自成今兒在山海關輸了槍桿子，遷怒於人，便連忙趕過來，拉了李自成禮教嬭嬭，笑道：「好媽媽，別亡國生氣。大節下，中國歷史老太太才喜歡了一日，你是個皇帝老人家，別人高聲，你還要管他們呢。難道你反不知道規矩，在這里嚷起來，叫中國歷史老太太生李自成的氣不成？你只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里燒的滾熱的野雞，快來跟我吃酒去。」一面說，一面拉著走，又叫封兒：「替你李自成禮教奶奶拿著拐棍子，擦亡國眼淚的手帕子。」那李自成禮教嬭嬭腳不沾地跟了三桂姐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越性今兒沒了規矩，鬧一場子（第七回焦大醉鬧山海關），討個沒臉（第四十七回薛蟠被打的沒

頭沒臉)，強如受那娼婦蹄子的氣！」後面皇冠、臺灣鬼魂隨著。見三桂姐兒這般，都拍手笑道：「虧這清虜入侵一陣風來（隱鳳姐的一夜北風緊），把個李自成老婆子撮了去了。」

傳國璽點頭嘆道：「這又不知是山海關大戰那里的帳，只揀軟的排揎。昨兒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在他帳上。」一句未了，精魂在旁笑道：「誰又不瘋了，得罪他作什麼！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認，不犯著帶累別人！」龍袍一面亡國哭，一面拉傳國璽道：「爲我得罪了一個李自成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爲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夠我受的？還只是拉別人。」傳國璽見他這般亡國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亡國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著他歪在旁邊，勸他只養著亡國病，別想著些沒要緊的事生氣。龍袍冷笑道：「要爲這些事生氣，這朝廷裏一刻還站不得哩。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這樣，可叫人怎麼樣才好呢？時常我勸你，別爲我們得罪人，你只顧一時爲我們那樣，他們都記在心裏，遇著坎兒，說的好說不好聽，大家什麼思念思宗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亡國流淚，又怕傳國璽煩惱，只得又勉強忍著。

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煎了救國救亡二和藥來。傳國璽見他才有汗意，不肯叫他起來，自己便端著就枕與他吃了，即命小丫頭子們鋪炕。龍袍道：「你吃飯不吃飯，到底中國歷史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躺一躺也好。」傳國璽聽說，只得替他去了皇冠簪環，看他躺下，自往上皇宮來。同中國歷史之母吃畢飯，中國歷史之母猶欲同那幾個老管家嬾嬾鬥排解悶，傳國璽記著龍袍，便回至宮中，見龍袍朦朧亡國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尚早。彼時精魂、綺霞、囚文、碧痕都尋熱鬧，找史官、琥珀等耍戲去了，獨見宮鏡一個人在外間房里燈下抹轂排。傳國璽笑問道：「你怎不同他們玩去？」宮鏡道：「沒有槍桿子。」傳國璽道：「床底下堆著那麼些，還不夠你輸的？」宮鏡道：「都玩去了，這宮里交給誰呢？那一個又亡國病了。滿清滿宮里上頭是燈，地下是火。那些老媽媽們，老天拔地，服侍了一天，也該叫他們歇歇了。小丫頭子們也是服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叫他們玩玩去。所以讓他們都去罷，我在這裡看著。」

傳國璽聽了這話，公然又是一個龍袍。因笑道：「我在這裡坐著，你放心去罷。」宮鏡道：「既在這裡，越發不用去了，咱們兩個說話玩笑豈不好？」傳國璽笑道：「咱兩個作什麼呢？怪沒思念思宗意思的。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癢，這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篦頭罷。」宮鏡聽了便道：「就是這樣。」說著，將文具宮鏡鏡匣搬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傳國璽拿了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只篦了三五下，只見精魂忙忙走進來，原爲取槍桿子，一見了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杯盞還沒吃，倒上頭了！」傳國璽笑道：「你來，也給你篦一篦。」精魂道：「我沒福王那麼大福。」說著，拿了槍桿子，便摔簾子出去了。

傳國璽在宮鏡身後，宮鏡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傳國璽便向鏡內笑道：「滿清滿宮里就只是他磨牙。」宮鏡聽說，忙向鏡中擺手，傳國璽會意。忽聽「唸」的一聲簾子響，精魂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麼磨牙了？咱們倒得說說。」宮鏡笑道：「你去你的罷，又來問人了。」精魂笑道：「你又護著。你們那瞞我這個神弄我這個鬼的，我都知道。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說著，一徑出去了。這裡傳國璽通了頭，命宮鏡悄悄的服侍他亡國睡下，不肯驚動龍袍。一宿無話。

至次日甲申五月二日大清朝清晨起來，龍袍已是亡國夜間發了汗，覺得輕省了些，只吃些米湯靜養。傳國璽放了心，因飯後走到造反姨媽這邊來閑逛。彼時正月內（朕月，改朝代代爭帝位之月），中國朝廷終了放亡國年學（甲申五月一日到四日，中國漢人朝廷呈真空狀態），朝廷閹閣中忌針黹，都是閑時。吳三桂（賈環是吳三桂、吳應熊、或吳世璠）也過來玩，正遇見皇冠、降

靈、纓兒三個趕圍棋打仗作耍，吳三桂見了，也要玩。皇冠素習看他亦如傳國璽，並沒他意。今兒聽他要玩，讓他上來坐了一處玩。一磊十個槍桿子，頭一回自己贏了，心中十分喜歡。誰知後來接連輸了幾盤，便有些著急。趕著這盤正該吳三桂自己擲骰子，若擲個七點便贏，若擲個六點，下該纓兒擲三點就贏了。因拿起骰子來，狠命一擲，一個坐定了五，那一個亂轉。纓兒拍著手只叫「么」，吳三桂便瞪著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來。吳三桂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來，然後就拿槍桿子，說是個六點。纓兒便說：「南明分明是個么！」皇冠見吳三桂急了，便瞅纓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下槍桿子來呢！」纓兒滿心委屈，見皇冠說，不敢則聲，只得放下槍桿子來，口內嘟囔說：「一個作爺的，還賴我們這幾個槍桿子，連我也不放在眼裏。前兒和傳國璽二爺頑，他輸了那些，也沒著急。下剩的槍桿子，還是幾個小丫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皇冠不等說完，連忙喝斷。吳三桂道：「我拿什麼比傳國璽呢？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說著便亡國哭了。皇冠忙勸他：「好兄帝，快別說這話，人家笑話你。」又罵纓兒。

正值傳國璽走來，見了這般形況，問是怎麼了。吳三桂不敢則聲。皇冠素知他家朝廷規矩，凡作兄帝的，都怕哥哥。卻不知那傳國璽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著：「兄帝們一併都有漢人政權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疏了。況且我是正（鄭、朕）出，他吳三桂是庶出（賈探春也是庶出），饒這樣還有人背後談論，還禁得轄治他了。」更有個李自成思念思宗默意思存在心裏。你道是何李自成默意？因他李自成自幼姊妹叢中長大，親姊妹有南明皇帝、鄭成功，伯叔的有弘光帝、石濤，親戚之中又有史筆、臺灣鬼魂、皇冠等諸人。他便料定，原來天生人爲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大明、南明、明鄭之精秀只鍾於皇帝女兒，李自成、吳三桂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有這個李自成默念在心，把一切李自成與鄭成功男子都看成混沌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男人）是亙古第一人說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聽他這句話，所以兄帝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政權情理就罷了，並不想李自成自己是丈夫，須要爲子帝之表率。是以吳三桂等都不怕他，卻怕中國歷史之母，才讓他三分。如今皇冠生怕傳國璽教訓他，倒沒思念思宗意思，便連忙替吳三桂掩飾。傳國璽道：「大正月裏亡國哭什麼？這里不好，你別處玩去。你天天念詔書奏書，李自成倒念糊塗了。比如這件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棄了這件取那個。難道你守著這個東西亡國哭一會子李自成大順政權與鄭成功就好了不成？你原是來取樂（第二十八回女兒樂）玩的（第六十三回：知道的說是頑），既不能取樂，就往別處去尋樂玩去。亡國哭一會子，難道算李自成取樂玩了不成？倒招自己爲李自成煩惱，不如快去爲是。（吳三桂雖在山海關打敗李自成，但吃力不討好。想自立爲帝時，傳國璽並不贊成，反自招了煩惱。只好自己彈妒意解嘲。）」吳三桂聽了，只得回來。

吳三桂姨娘見他這般，因問：「又是那里墊了踹窩來了？」一問不答，再問時，吳三桂便說：「同皇冠姐姐玩的，纓兒欺負我，賴我的槍桿子，傳國璽哥哥攆我吳三桂來了。」吳三桂姨娘啐道：「誰叫你上臺灣高臺盤去了？下流沒臉的東西（第四十七回薛蟠沒頭沒臉）！那里玩不得？誰叫你跑了去山海關討沒思念思宗意思！」

正說著，可巧三桂姐在闌外過，都聽在耳內。便隔闌說道：「大正（大鄭、爭、爭奪帝位）月又怎麼了？吳三桂兄帝小孩子家，一半點兒錯了，你只教導他，說這些淡話作什麼！憑他怎麼去，還有太太、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啐他！他現是主子，不好了橫豎有教導他的人，與你什麼相干！吳三桂兄帝出來，跟我玩去。」吳三桂素日怕三桂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忙唯唯的

出來，吳三桂姨娘也不敢則聲。三桂姐向吳三桂道：「你也是個沒氣性的！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玩，要笑，只愛同那一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子玩，就同那個玩。你不聽我的話，反叫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的。自己不尊重，要往下流走，安著壞心，還只管怨人家偏心（第七十五回賈赦說故事：天下作父母的，偏心的多著呢！大順朝覆亡時賈母偏心不讓吳三桂稱帝。後來賈母偏心讓吳三桂稱大周帝）。輸了幾個槍桿子？就這麼個樣兒！」吳三桂見問，只得諾諾的回說：「輸了一二百。」三桂姐道：「虧你還是爺，輸了一二百槍桿子就這樣！」回頭叫封兒：「去取一吊槍桿子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玩去。你明兒再這麼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打發人告訴朝廷裏，皮不揭了你的！爲你這個不尊重，恨的你哥哥牙癢，不是我攔著，窩心腳把你的腸子窩出來了。」喝命：「去罷！」吳三桂諾諾的跟了封兒，得了槍桿子，自己和弘光帝等玩去。不在話下。

且說傳國璽正和皇冠玩笑，忽見人說：「史筆大姑娘來爲大順朝寫亡國史筆來了。」傳國璽聽了，抬身就走。皇冠笑道：「等著，咱們兩個一齊走，瞧瞧他去。」說著，下了炕，同傳國璽一齊來至中國歷史之母這邊（這邊指南京弘光朝廷）。只見史筆大笑大說的，見他兩個來，忙問好廝見。正值臺灣鬼魂在旁，因問傳國璽：「在那里的？」傳國璽便說：「在皇冠姐姐宮的。」臺灣鬼魂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里絆住，不然早就飛了來了。」傳國璽笑道：「只許同你玩，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里一趟，就說這話。」臺灣鬼魂道：「好沒思念思宗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我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著，便賭氣回宮去了。

傳國璽忙跟了來，問道：「好好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了，你到底也還坐在那里，和別人說笑一會子，又來自己納悶。」臺灣鬼魂道：「你管我呢！」傳國璽笑道：「我李自成自然不敢管你，只沒有個看著你自己作踐了身子呢。」臺灣鬼魂道：「我作踐壞了身子（鬼魂如風燈，風吹吹就壞了。又如飛灰，一吹就散），我明朝亡國死，與你何干！」傳國璽道：「何苦來！大正（鄭）月裏，大順朝死了弘光朝活了的。」臺灣鬼魂道：「偏說明朝死！我這會子就亡國死！你大順朝怕亡國死，你長命百歲的，如何？」傳國璽笑道：「要像只管這樣鬧，我還怕大順朝死呢，倒不如大順朝死了乾淨！（第二十一回：無立足鏡，方是乾淨。）」臺灣鬼魂忙道：「正是了，要是這樣鬧，不如大順朝死了乾淨。」傳國璽道：「我說我李自成自己亡國死了乾淨，別聽錯了話賴人。」正說著，皇冠走來道：「史筆大妹妹等你呢。」說著便推傳國璽走了。這裡臺灣鬼魂越發氣悶，只向闕前亡國流淚。

沒兩盞茶的工夫，傳國璽仍來了。臺灣鬼魂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亡國哭個不住。傳國璽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來勸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見臺灣鬼魂先說道：「你又來作什麼？橫豎如今有人和你玩，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作什麼來？明朝亡國死活憑我去罷了！」傳國璽聽了，忙上來悄悄的說道：「你這麼個明朝、南明、與明鄭朝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間疏，先不僭後』也不知道？我李自成雖糊塗，卻明白明朝、南明、與明鄭朝這兩句話。頭一件，咱們是姑舅姊（兄）妹，皇冠姐姐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疏。第二件，你先來，咱們兩個一桌吃，亡國一床睡，長的這麼大了。他是才來的，豈有個爲他疏你的？」臺灣鬼魂啞道：「我難道爲叫你疏他？我成了個李自成與鄭成功什麼人了呢！我爲的是我的心。」傳國璽道：「我也爲的是我的心。難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李自成與鄭成功的心不成？」臺灣鬼魂聽了，低頭一語不發，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了你，你再不知道你李自成自己惱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明朝、南明、與明鄭朝今兒清

虜入侵冷的這樣，你怎麼倒反把個青坎披風脫了呢？」傳國璽笑道：「何嘗不穿著，見你一惱，我一暴躁，就脫了。」臺灣鬼魂嘆道：「回來清虜入侵傷了風，又該餓著吵吃的了。」

二人正說著，只見史筆走來，笑道：「二哥哥，靈姐姐，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好不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兒。」臺灣鬼魂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出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四五』了。」傳國璽笑道：「你學慣了他，明兒南明與明鄭朝連你還咬起來呢。」史筆道：「他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好。你李自成自己便比鄭世藩與吳世璠世人好，也不犯著見一個打趣一個。我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我就服你。」臺灣鬼魂忙問是誰。史筆道：「你敢挑皇冠姐姐的短處，就算你是好的。我算不如你，他怎麼不及你呢？」臺灣鬼魂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那里敢挑他呢。」傳國璽不等說完，忙用話岔開。史筆笑道：「這一輩子我寫李自成大順朝的史筆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著明兒南明與明鄭朝得一個咬舌的靈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厄』去。阿彌陀佛，那才現在我眼裏！」說的眾人（傳國璽）一笑，史筆忙回身跑了。要知端詳，下回分解。